

館務工作

館藏周法高先生贈《校補陽春白雪》抄本整理札記

特藏組 謝鶯興撰

館藏周法高先生贈送之線裝書¹，有一抄本，封面左題墨字「陽春白雪補」，右題墨字「民國四十二年九月六日裝成 法高」；<目次>葉首之首行題「校補陽春白雪目次」；<古今姓氏>葉首之首行題「陽春白雪選中古今姓氏」；內文葉首之首行題「陽春白雪補集摘錄殘元本卷二」等四種略異的書名。

是書無板框、界欄及板心、葉碼，半葉十行，行二十字；雙行夾註，小字行二十字。卷之首行題「陽春白雪補集摘錄殘元本卷二」，次行題「元青城楊朝英淡齋選集」，三行題「江都任訥中敏校補」。經核對任訥校訂本《陽春白雪》(收在《散曲叢刊》)²其「補集」之其首行題「陽春白雪補集摘錄殘元本卷二」，次行題「元青城楊朝英淡齋選集」，三行題「江都任訥中敏校訂」。兩本所載，除「校補」與「校訂」一字之差外，其餘都相同，引起了筆者的好奇，想要瞭解此抄本與任訥校訂本的異同。

抄本卷前有<校補陽春白雪目次>和<陽春白雪選中古今姓氏>，卷末附清人黃丕烈撰<殘元刊二卷本跋>二段，及周先生的<識語>。

抄本之<校補陽春白雪目次>、<陽春白雪選中古今姓氏>的前後順序，與《散曲叢刊》本相反，其<目次>之內容異同如下：

¹ 按，周法高先生字子範，號漢堂，江蘇東臺人，生於民國4年農曆9月29日，於民國83年6月25日清晨4時，以心肺衰竭，壽終於東海大學講座教授寓邸，享年80年(參閱周法高先生治喪委員會<中央研究院院士東海大學講座教授周法高先生行述>，《中國國學》第26期，民國87年11月)。周先生於74年10月退休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後，即受東海大學校長梅可望與中文研究所所長楊承祖先生之禮聘，接任東海中研所講座教授。故於75年7月將典藏的部份線裝書與一般書贈予東海圖書館，線裝書部份，圖書館特以專櫃安置於特藏組的特藏書庫。圖書館整理此批線裝書時，於每本書之末頁皆鈐有日期，如《陽春白雪》之日期即為「75.07.08」。

² 收在第一冊，台北中華書局，民國73年再版。按，任中敏，原名訥，中敏其字，號二北、半塘，祖籍江蘇省揚州市，1897年生於江蘇淮安。1918年考入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從吳梅學宋詞和金元散曲，深得吳先生賞識。1920年從北大畢業，1923年到蘇州再投吳氏門下學詞曲，盡讀吳氏家藏珍本，並每有輯錄。30年代以後，先後歷任廣東大學--即今中山大學、上海大學、復旦大學、南大方學、四川大學教授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兼職研究員。1980年由四川回到自己的故鄉揚州，任揚州師學院教授並中國古代文化研究所名譽所長。以上參閱吳義勤<巴蜀維揚九十星霜--曲學大學任中敏教授訪談記>(見《國文天地》5卷10期，頁52至55，1990年3月)及郭漢城等編《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頁331至332。

卷次	周法高先生抄本	任訥先生《散曲叢刊》本
標題	校補陽春白雪目次	校補陽春白雪目次
前集卷二 小令七十二 段	下題「原書卷末本附有庾吉甫黃鶯兒二套，體例未妥，殘元本已刪去，茲移向後集末卷之後」	下題「原書卷末本附有庾吉甫黃鶯兒二套，體例未妥，殘元本已刪去，茲移向後集末卷之後」
前集卷三 張小山三段	下題「以上三卷，殘元本作為卷一，內容次序悉同，其卷二目次見下文補集內」	下題「以上三卷，殘元本作為卷一，內容次序悉同，其卷二目次見下文補集內」
前集卷四 醉高歌帶過 殿前歡	下題「殘元本卷二于此調之後，接下文補集內之德勝樂、得勝令、殿前歡，然後接越調」	下題「殘元本卷二于此調之後，接下文補集內之德勝樂、得勝令、殿前歡，然後接越調」
前集卷四 大德歌十段	下題「殘元本卷二移在潘妃曲九段後，碧玉笛十段前」	下題「殘元本卷二移在潘妃曲九段後，碧玉笛十段前」
前集卷五 中呂滿庭芳 十二段	下題「殘元本卷二于此調之後，接下文補集內之普天樂、紅繡鞋、喜春來、山坡羊四調」	下題「殘元本卷二于此調之後，接下文補集內之普天樂、紅繡鞋、喜春來、山坡羊四調」
前集卷五 中呂滿庭芳 十二段之張 小山八段	下題「末段原缺，據殘元本補入」	下題「末段原缺，據殘元本補入」
前集卷五 中呂普天樂 一段	下題「原書誤作滿庭芳」	下題「原書誤作滿庭芳」
後集卷一 正宮黑漆弩	標題作「正正宮黑黑漆弩」	標題作「正宮黑漆弩」
後集卷二 翠裙腰二套	收「失註一套」	收「失註一套、呂止庵一套」
卷五套數 十八套之夜 行船一套	題「失註詠金蓮一套原誤入風入松」	題「失註詠金蓮一套原誤入風入松」

附跋十二段	收「殘元刊二卷本跋二段」	收「殘元刊二卷本跋二段」、「元刊十卷本跋三段」、「舊殘鈔六卷本跋三段」、「元鈔十卷本跋四段」，
識語	以上前集五卷，後集五卷，補集一卷，內論二十八則，大樂十首、小令四百六十三段，套數五十五套，外序一篇，姓氏表一篇，跋二段	以上前集五卷，後集五卷，補集一卷，內論二十八則，大樂十首、小令四百六十三段，套數五十五套，外序一篇，姓氏表一篇，跋十二段

此抄本的〈陽春白雪選中古今姓氏〉篇末識語云：

右表載殘元本前，標題及注文，悉仍原本，共七十八人。今知劉逋齋、劉時中乃一人，實僅七十七人。內阿里耀卿，應作阿里西瑛，或作阿里耀卿子，有曲見補集中。其為前後及補集中皆所未見者，三十二人，茲特加「○」以別之。但商左山、呂止軒、呂侍中、吳仁卿、徐容齋、楊西庵、趙天錫、薛昂夫八人，皆有曲見前後補集中，而表內又不載其名，總計表內見七十七人，書內見五十三人，表與書合，汰其複見，有八十五人。原本紙尾一行，上端標姓氏二字，下端有墨地白文「郭氏」二字，想係刻工刻工之自識也。

除「刻工」二字重出外，與《散曲叢刊》本完全相同。

若僅從抄本的〈目次〉之「補集」部份看，與《散曲叢刊》本是相同的，但比對其內容，抄本的書眉，間見墨筆訂補，為《散曲叢刊》本之「補集」所無，各條內容如下：

曲牌	作者	題名	書眉內容
<雙調殿前歡>	盧疎齋八段	「海棠庭」首	韻隸真文韻與通首庚 青韻不叶
<中呂普天樂>	不知名氏五首	「夜深沈」首	謝原作亞茲從樂府群珠
		「海棠嬌」首	朵原作片茲從群珠、 厭原作淹茲從群珠
	張小山六段	「白頭新」首	婦原作姮茲從群珠

<中呂紅繡鞋>	貫酸齋四段	「東村醉」首	鼈原作魚當原作做茲從群
		「返舊約」首	返群珠作近應係泝之誤
		「雪香蘭」首	捏原作拞茲從群珠
		「挨著靠著」首	愁著怕著原作怕擣愁著茲從群珠、兒字原無茲從群珠
	無名氏十一段	「老夫人」首	不能得原作不甫能茲從群珠
		「恰睡到三更」首	前原作歸帶原作帶茲從群珠、摸原作抹茲從群珠、闕字群珠作淨
		「手約開」首	低原作底茲從群珠
		「欸欸的分開」首	得原俱的茲從群珠
		「雖是間阻了」首	十朝五夜原作上□□夜茲從群珠、帶群珠作帶、睡字原作闕字本模糊茲從群珠
		「結斜裏」首	般原本模糊茲從群珠、冷禁持原作令填持茲從群珠
		「背地裏」首	攔著句群珠作攔著粉頸托香腮、校補下字與群珠合
		「小妮子」首	難原作莫茲從群珠、便原作使鎚原作 茲從群珠
	張小山八段	「金蓮步」首	犯原作泛茲從群珠
<中呂喜春來>	無名氏九段	「瀟瀟夜雨」首	改 爲睡與群珠合

		「黃金轉」首	開懷原作舒眉茲從群珠
		「黃花離下」首	兩相高上群珠有磯頭籬下四字、樂陶陶上群珠有沉醉二字
<中呂山坡羊>	張小山三段	「西湖沈」首	痴原作疾噫原作憶茲從群珠
	馬九臯三段	「驚人學業」首	勢業原作動地 字原本模糊茲從群珠 字仍待校、覽原作攬茲從群珠

根據書眉訂補的內容，似乎是周先生據《樂府群珠》訂補而成。此外，抄本亦增補了<南呂四塊玉>，下題「以下殘元本無，據《樂府群珠》補」，此曲收「劉逋齋遊賞七段」，其內文如下：

泛綠舟，攜紅袖，一曲新聲按伊州，尊前更有忘機友，波上鷗，花底鳩，湖畔柳。

今日吳，明朝楚，吳楚交爭幾榮枯，試將歷代從頭數，忠孝臣，賢明主，泉下土。

利儘收，名先有，得好休時便好休，閑中自有閑中友，門外山，壺內酒，林下叟。

看野花，攜村酒，煩惱如何到心頭，誰能躍馬能消受，二頃田，兩具牛，飽後休。

佐國心，拿雲手，命裏無時莫剛求，隨緣過得休生受，樂葉錦，萬縷紬，煖後休。

祿萬鍾，家千口，父子為官弟封侯，畫堂不管銅壺漏，休費心，休過求，擲破頭。

風雪狂，衣衫破，凍損多情鄭元和，哩囉哩打蓮花落，不甫能逢著亞仙，肯分的撞著李婆，怎奈何。

似乎更加强周先生增補的證據，且是卷最末接著抄錄<中呂滿庭芳>「張小山一段」，下題「此首任氏補入前集卷五，今抄列於此」。但細閱《散曲叢刊》本卷末所附民國十九年任中敏<校記>，發現其內文收錄周先生所抄的<南呂四

塊玉>全部，抄本上書眉的訂補，也全見之於此，二者的差別，除了「幾葉錦」，《散曲叢刊》本作「幾葉綿」外，抄本僅是將<校記>各條分別標註在「補集」各條的書眉之上而已。

抄本的卷末，附清黃丕烈在<殘元刊二卷本跋二段>，《散曲叢刊》本標題下多「以下四本，以黃氏題跋時代先後爲序」，內文如下：

楊朝英《陽春白雪》前後十卷，見諸《也是園藏書目》，余向從錢塘何夢華得影鈔元本，卻十卷，分前後集，謂是足本，什襲藏之矣。頃書友攜一殘元刻本，取對影鈔者殊不同，止二卷，適當前集之五，然文較多于影鈔者。想當時傳本有二也。而陸其清《佳趣堂書目》云：《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前集四卷後集五卷，楊朝英選，貫齋<序>。又不知是何本？茲因參校元刻景元鈔本，復借得周丈香巖藏舊鈔本，卷數與《陸目》合，但以元刻本勘之，卷一自<湘妃怨>起，知所脫乃元刻一卷之首，影元鈔二卷之前幾葉也。至卷中文之刪削，段數不全，惟殘元月刻為最備，蓋就此二卷已多妙處，矧全本乎？余因全本不可得見，得見殘本斯可矣。出重價購此，并不惜裝潢之費，職是故耳。原書闕損幾番，照影元鈔本字體描補，異于不知而妄作，倘後來獲見此元刻之全本，審定卷數分合之所由來，鈔補後集文句之所未備，不更怡然渙然乎！書此以已俟，並告藏書家，雖殘本，苟舊刻，寧取毋棄焉。嘉慶戊辰十月二十有二日裝成識，復翁黃丕烈（按戊辰乃十三年）。

統計<姓氏>一葉，卷一十三葉，卷二十二葉，共二十六番，卷一一字，卷二二字有改補之痕者，原遭俗子寫作卷上、卷下，茲仍更正也。堯圃。

除「殘元月刻」《散曲叢刊》本作「殘元刻」，「書此以已俟」作「書此以俟」外，二本皆相同。據此並知「按戊辰乃十三年」等字，係任先生所加之按語也。

抄本卷末另附周法高先生<識語>，云：

任氏訥³以校訂《陽春白雪》，以丁氏八千卷樓舊藏元刊本初編之前後二集十卷刊本為主，而以重編殘元刊本多出者，為補集一卷，刊入《散

³ 按，周法高<漢堂讀書記>收「陽春白雪」一則，作「任中敏氏」。《大陸雜誌》第21卷第1、2期合刊，民國49年7月。

曲叢刊》中。余舊藏徐氏《隨庵叢書》景刊元刊前後二集本，今復抄補集一卷，俾成完書。任氏〈弁言〉，斥徐氏影刊本，不但原本之是非正謬，全不負責，且非謬之處，因新刊而又有所新出。案任氏固有功斯書，但改訂甚多，非檢景刊本，不能識其真面。任氏〈校例〉言：「原書字體，凡作行草或別體或省文而實非其正者，概不保存。」案今日欲研究元時俗字，非據景本不可。又如「只」之借「則」，任氏亦為改過⁴，則未免專輒。蓋二本各有所長，不可偏廢也。任本正文，與每首後校語，時有歧異，檢書後所附校記，蓋排板後據《樂府群珠》所引者校改正文，而於每首後原校語則未改，故致歧異耳。今注於眉端。任氏據殘元本列〈陽春白雪選中古今姓氏〉，復加按語，謂：「阿里耀卿，應作阿里西瑛，或作阿里耀卿子。」又列有曲見前後補集中而表內不載其名者八人，內有徐容齋。據任氏《散曲概論》（卷一頁四十），徐琬，字子方，號容齋⁵，表中之徐子芳，與徐容齋⁶，實一人也。又《概論》既據〈姓氏表〉列阿里耀卿，又據《太平樂府》列阿里西瑛，似以為二人。（雙行小字云）任氏於曲文，亦偶有誤解處，《概論》卷二頁三十五謂：如馬氏〈壽陽曲〉曰：「心間事說與他，動不動早言兩罷。罷字兒磣可可你道是⁷，我心裏怕那不怕。」此曲所寫之情，乃人之明明於我薄倖者，而我始終原諒之，祇認以為耍，不認為真云云。案此謂對方說是要，而自己則疑其為真也。（以下大字）民國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五日抄成，周法高識於楊梅寓廬。

得知周法高先生是從「研究元時俗字」的觀點，並據《隨庵叢書》景刊元本，來評論任訥先生刊印的《陽春白雪》的得失，提出「二本各有所長，不可偏廢」的意見，並就任先生「正文與每首後校語時有歧異」的現象，認為「書後所附校記」「蓋排板後據《樂府群珠》所引者校改正文」，「而於每首後原校語則未改」，才會產生前後不的情況，因此，周先生將這類的歧異一一標注在

⁴ 按，周法高〈漢堂讀書記〉「陽春白雪」一則，作「改正」。《大陸雜誌》第21卷第1、2期合刊，民國49年7月。

⁵ 按，周法高〈漢堂讀書記〉「陽春白雪」一則，作「蓉齋」。《大陸雜誌》第21卷第1、2期合刊，民國49年7月。

⁶ 按，周法高〈漢堂讀書記〉「陽春白雪」一則，作「蓉齋」。《大陸雜誌》第21卷第1、2期合刊，民國49年7月。

⁷ 按，周法高〈漢堂讀書記〉「陽春白雪」一則，作「罷字磣可可你道是要」。《大陸雜誌》第21卷第1、2期合刊，民國49年7月。

書眉(見前表)。

由上述比對得知，周先生的抄本全據《散曲叢刊》本《陽春白雪》抄錄，正如他在〈識語〉所說：「任氏訥以校訂《陽春白雪》，以丁氏八千卷樓舊藏元刊本初編之前後二集十卷刊本為主，而以重編殘元刊本多出者為補集一卷，刊入《散曲叢刊》中。余舊藏徐氏《隨庵叢書》景刊元刊前後二集本，今復抄補集一卷，俾成完書」。

然而，許朝英選《陽春白雪》究竟有多少板本？因周先生捨棄「元刊十卷本跋三段」、「舊殘鈔六卷本跋三段」及「元鈔十卷本跋四段」而不錄，若僅由抄本附黃丕烈〈跋〉，是書首見錄於《也是園藏書目》，則有「錢塘何夢華影鈔元本」，其書友有「一殘元刻本」，有「周丈香巖藏舊鈔本」；周先生云徐氏《隨庵叢書》影刊元刊本，以及任先生校訂本五種。參酌任先生於《陽春白雪》〈弁言〉云：

于此書板本，經眼最多，而且有心董理之者，厥為清黃丕烈氏。據黃氏此書之題跋中，知其生平所見，共有八本，茲綜合各本之卷數源流，與歷來收藏家，列表如次：

甲元刊，十卷，錢謙益、錢曾、何元錫、黃丕烈、丁丙，今在江南圖書館。

乙殘元刊，二卷，多寡分合，與甲不同。黃丕烈、丁丙，今在江南圖書館。

丙元鈔，十卷，與甲同出一源。錢謙益、樸學老人、黃丕烈、今在聊城楊氏家。

丁影元鈔，十卷，從甲出。何元錫、黃丕烈。

戊舊殘鈔，六卷，似從丁出。黃丕烈。

己舊鈔，卷數未詳，似從乙出。黃丕烈。

庚舊鈔，九卷。周香巖。

辛刊本鈔本未詳，十一卷，較丁多外集一卷。袁壽階。

共有八種板本，惜「黃氏身後，距今不及百年，而八本之中，僅知甲乙丙尚存人間，餘悉不詳所在矣。清末徐積餘氏，曾影寫甲種付刊，此書今日得以流布者，僅賴有此」(〈弁語〉)。

任先生的說法成於民國十六年，周先生則說於民國四十二年，筆者興起翻檢歷代藏書目所載，試圖瞭解該書歷來的收藏概況，並以及台灣地區典藏《陽春白雪》的板本有哪些？東海館藏又有哪些板本？

檢覈清錢曾《也是園藏書目》，僅載：

楊朝英《陽春白雪》前後十卷。⁸

清陸澹《佳趣堂書目》則載：

《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前集四卷，後集五卷，楊朝英選，貫酸齋〈序〉。

9

二者所載與黃丕烈〈跋〉完全相同，然僅提卷數，未言及板本。翻檢黃丕烈《蕘圃藏書題跋》著錄（與《散曲叢刊》本收黃丕烈〈跋〉相同），楊朝英《陽春白雪》有四種板本，第一種題「《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十卷元本」，云：

元刻《陽春白雪》為錢塘何夢華藏書，矜貴之至，因其是惠香閣物也。惠香閣初不知為誰所居。夢華云是柳如是所居，茲卷中有「牧翁」印，有「錢受之」印，有「女史」印，其為柳如是所藏無疑。「惜玉憐香」一印殆亦東澗所鈐者。卷中又有墨筆校勘，筆姿秀媚，識者指為柳書，余未敢定也。要之，書經名人所藏，圖章手跡倍覺古香，宜夢華之視為珍寶矣。先是曾影鈔一本，與余易書，但重其為元刻，而其餘為古書生色者莫得而知。今展讀一過，實饜我欲，雖多金又奚惜耶。書僅五十一番，相易之價，亦合五十一番，惜書之癖毋乃太過。命工重裝並誌緣起。嘉慶十有四年(1809)己巳正月二十有八日，兩窗識，復翁。

余所見《陽春白雪》共有三本，一為影元鈔本，即從此出，已有失真者，或因印本模糊，以致傳錄錯誤，或因閱者校勘遂使面目兩歧；一為殘元刻本，僅存二卷，多寡分合，又與此本不同；一為舊錢鈔本，似從殘元刻出而稍有脫落。今擬以此刻為主，而以殘元刻舊鈔參補未備，則《陽春白雪》粲然可觀矣。然觀此刻原校似尚有殘元刻舊鈔所未備者，是不知又何本也。古書難得，本子不同，為之浩歎。當博訪之，復翁又識。

越歲辛未(十六年，1811)中春二十有二日，錢塘陳曼生偕其弟雲伯同過余齋，出此相示，因雲伯去年曾攝常熟，邑篆有修柳如是墓一事，於河東君手跡亦有見者，茲以校字證之，雲伯以為然，當不謬也。復翁

⁸ 見卷十葉十七(總頁 87)「曲譜」，據玉簡齋叢書影印，《叢書集成續編》第 5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 74 年。

⁹ 見葉五十九(總 147)，據民國八年郎園校刊本影印，《叢書集成續編》第 5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 74 年。

記。¹⁰

黃丕烈提出所見的《陽春白雪》有三種板本，一為影元鈔本，一為舊元刻本，一為舊殘鈔本，並「先是曾是影鈔一本」後又「以殘元刻、舊鈔參補未備」。第二種題「《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十卷元鈔本」，云：

惠香閣藏元人舊鈔本《陽春白雪》十卷，依元本校錄一過，分注於下，丙子(崇禎九年，1696)二月花朝，牧翁。

元人舊本《陽春白雪》刻與鈔異，其元刻亦牧老手校，有惠香閣女史題字，在遵王處。此本亦惠香閣物也。余得之句曲廿餘年矣。康熙十年(1671)之春，樸學老人記。

予昔年得惠香閣所藏元刻《陽春白雪》十卷，初不知惠香閣為人，錢唐何夢華謂為柳如是齋名，原本有「錢受之」、「東潤」二印，「惜玉憐香」一印，無柳如是印，今獲此本，字作松雪體，書雅秀可愛，卷中校字與元本中筆跡的出一手，古秀斌媚，風韻尤絕。中有「柳如是」小印，「惠香閣」印，卷尾有「牧翁」印，並題字一行，知元刻與此同出一源。予所藏《陽春白雪》共三本，年來已為他人之物，乃垂老之年復獲觀此秘本，非厚幸耶。惜元版二冊久去，不為雙美之合，書魔之故智，能勿為之惘惘乎。甲申(道光四年，1824)二月復見，心翁記。¹¹

由「其元刻亦牧老手校，有惠香閣女史題字，在遵王處」之說，試檢《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錄彙編》，惜僅題：「楊朝英《陽春白雪》前後十卷」¹²，不知二者是否同為一書。第三種題為「《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元刻殘本存二卷」，云：

楊朝英《陽春白雪》前後十卷，見諸《也是園藏書目》，余向從錢塘何夢華得影鈔元本，卻十卷，分前後集，謂是足本，什襲藏之矣。頃書友攜一殘元刻本，取對影鈔者殊不同，止二卷，適當前集之五，然文較多于影鈔者。想當時傳本有二也。而陸其清《佳趣堂書目》云：《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前集四卷後集五卷，楊朝英選，貫齋〈序〉。又

¹⁰ 見卷十〈集部〉葉五十七至六十(總頁 254~255)，《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彙合繆荃孫、章鈺編《蕘圃藏書題識》十卷《刻書題識》一卷，1919年金陵書局刊本；1933年王大隆《蕘圃藏書題識續錄》四卷；1940年王大隆《蕘圃藏書題識再續錄》三卷；李文綺《士禮居藏書題跋補錄》等四種影印。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1月1版。

¹¹ 見卷十〈集部〉葉五十七至六十(總頁 254~255)，《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1月1版。

¹² 見卷十「曲譜」頁 206，清錢曾著，瞿鳳起編，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3月第一版。

不知是何本？茲因參校元刻景元鈔本，復借得周丈香巖藏舊鈔本，卷數與《陸目》合，但以元刻本勘之，卷一自〈湘妃怨〉起，知所脫乃元刻一卷之首，影元鈔二卷之前幾葉也。至卷中文之刪削，段數不全，惟殘元刻為最備，蓋就此二卷已多妙處，矧全本乎？余因全本不可得見，得見殘本斯可矣。出重價購此，并不惜裝潢之費，職是故耳。原書闕損幾番，照影元鈔本字體描補，異于不知而妄作，倘後來獲見此元刻之全本，審定卷數分合之所由來，鈔補後集文句之所未備，不更怡然渙然乎！書此以俟，以告藏書家，雖殘本，苟舊刻，寧取毋棄焉。嘉慶戊辰（十三年，1808）十月二十有二日裝成識，復翁黃丕烈。

統計〈姓氏〉一葉，卷一十三葉，卷二十二葉，共二十五番，卷一一字，卷二二字有改補之痕者，原遭俗子寫作卷上、卷下，茲仍更正也。菟圃。¹³

此文與周法高先生抄本之黃丕烈〈跋〉大致相同，惟「景」作「影」，「于」作「於」，「元月刻」之「月」為錯字，「以已俟」之「已」為錯字，「以告藏書家」作「並告藏書家」，「共二十五葉」作「共二十六番」。第四種題為「陽春白雪十卷舊殘鈔本」，云：

錢塘何夢華向年以元人鈔本《陽春白雪》歸余，其時余姻家袁壽階亦有藏本，較何本多外集一卷。今來武林訪何君夢華，上吳山翫遇賞樓書肆，見插架有此殘帙，遂購歸，可據所藏元人鈔本補完，亦抱守老人之幸也。庚辰（嘉慶二十五年，1820）小哲望後一日，書于松木場舟次，復翁。

道光壬午（二年，1822）四月廿有五日，夢華從琴川返棹過余，向余問及此書，因有人託鈔副本也。余曰：此書除元鈔本外，尚一殘鈔本，卻亦得諸武林，尚未鈔全，君如應友人託鈔，何不就君所藏副本上錄其半，即以此下半冊合之，豈不成兩美乎。此議未決，而余卻思倩人鈔全俾成完璧，以了宿願。遂先校其所有者。此殘本似從元鈔本出，於紙損及字跡未明晰處皆缺而不書，或書之不全，即此可見。唯八卷中八葉後有欠葉三葉，計元鈔本七十九行，或鈔後失落。而此十二葉第十三行至十五葉第八行止，增〈木蘭花慢〉十首，為周草窗繼張成子作〈蘇隄春曉〉

¹³ 見卷十〈集部〉葉五十八至五十九（總頁 254~255），《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1月1版。

十題，元鈔本卻未之有，不知其何自寫入，即檢殘鈔本八卷，目亦無此，可見書不校對，雖同出一源而同異有如是者，亦無由知之。甚哉，古書之難言也。廿有六日午後校畢識，蕘夫。（雙行小字云）俱在卷前。

余生平喜購書，於片紙隻字皆為之收藏，非好奇也，蓋惜字耳。往謂古人慧命全在文字，如遇不全本而棄之，從此無完日矣。故余於殘缺者尤加意焉，戲自號曰「抱守老人」，不謂數年來完璧之書大半散去，即斷珪亦時有割愛贈人者。宋元舊本非得本子相同，無從補全，且工費浩繁，近年力絀，何能辦此？幸有大力者負之而趨，不惜多金鈔補，此亦書之幸，未為余之不幸也。如此種小品，因有元鈔本可補，故收之，向但知所缺在一至四卷，卻未知八卷中缺三番。昔之藏是書者似亦知其缺，故留空格三葉在卷尾，以待後人鈔補，今余適補之如其葉數，據元鈔計羨一行，而余寫此適於第九葉誤落一行，省後續填，故十一葉格子盡而文亦完，亦事之巧者。元鈔本字體行草，非案文理求之，幾不可辨，故余自寫之。久未握管，腕不能端楷，但取文理之無訛，不計字體之多拙也。廿有七日晨起至午畢工，因記，六十老人。（雙行小字）在卷末。

14

上述四種板本的〈題識〉，黃丕烈詳細交待所藏的板本由來，然卻未提及板式行款，殊為可惜。查清江標《宋元本書目行格表》載：

《元刻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前集五卷後集五卷，行三十七字，（雙行小字）記葉石君所見本，張氏藏書志。¹⁵

僅言「行三十七字」，又云「張氏藏書志」，試檢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附續志》收「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前集五卷後集五卷，舊抄本，葉石君藏書」，「元青城後學澹齋楊朝英選集」，顯係江標所記，內文云：

蓋士嘗云，東坡之後便有稼軒，茲評甚矣。然而比來徐子芳滑雅，楊西菴平熟，已有知者。近代疎齋媚嫵，如仙女尋春，自然笑敖；馮海粟豪辣灑爛，不斷古今心事，又與疎翁不可同日共談關漢卿；庾吉甫造語妖嬌，摘如少年臨盃，使人不忍對殢。僕幼學詞，輒知深度，如此年來職史稍一遐頓，不能追前數士，愧已。楊朝英選詞百家，謂《陽春白雪》，徵僕為之一引。吁，《陽春白雪》久亡音響，評中數士之詞豈非陽

¹⁴ 見卷十〈集部〉葉五十九至六十（總頁 255），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1 月 1 版。

¹⁵ 見卷下「集之屬」葉五十八（總頁 38173），據民國三年上海文瑞樓石印本影印，收於《書目類編》第 85 冊，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國 67 年。

春白雪也耶。客有審僕曰適先生所評未盡選中，謂他士何？僕曰西山朝來有爽氣。客笑澹齋，亦笑酸齋，貫雲石序。

丁亥(道光七年，1827)仲春假孫岷自印寫元本抄勅先識。

是年季冬七日，從求赤借牧齋藏本校。

辛丑(道光二十一年，1841)夏五，牧翁宗伯，以絳雲樓燼餘諸書，俱歸遵王，中有元刻《陽春白雪》借校此本，是月二十五日識勅先。

辛丑(道光二十一年，1841)五月二十七日，燈下校完，元刻本每葉三十二行，行三十七字，未知求赤所校即是此書否。

辛卯(道光十一年，1831)春日，在丁俊卿書舖買得，甲午(道光十四年，1834)秋仲，松江宋全叔裝釘，同《契丹國志》、《禹貢論》共三種，十八日太原潛夫誌。

辛卯(道光十一年，1831)秋日，曾于姑蘇上津橋舊書舖見《太平樂府》三本，恨未得買，至今往來于中也。潛又志。

葉氏手跋曰：戊戌(道光十八年，1838)夏秋之交，借孫凱之本抄訖，時有驚惶之事，未遑細勘，才脫本，便送去南陽，道轍記。

又曰：庚申(咸豐十年，1860)之冬，從谷芳館揀得陸勅先抄本補足前集首卷，始知牧翁所藏與流傳者頗異。勅先校勘精密，絳雲燼餘，湮沒已多，非勅先傳錄，予何由得見善本。因憶向年曾得勅先手抄《太平樂府》，筆畫端雅，深為寶惜，欲將此本覓一善書者錄之，與《太平樂府》為雙壁，而不有其人，中每悒悒，使他日得遂此願，且報凱之，以酬上津橋所見，亦快事也。姑識於此以俟，時為冬至前三日，洞庭葉石君書於虞山城南讀書處。

又曰：是年十一月初二日又從陸本細校一次，今為安定收藏，樸學老人。¹⁶

除提及「遵王中有《元刻陽春白雪》」外，並記明「元刻本每葉三十二行，行三十七字」外，由「丁亥(道光七年，1827)仲春假孫岷自印寫元本抄勅先識」、「是年季冬七日，從求赤借牧齋藏本校」、「辛丑(道光二十一年，1841)夏五，牧翁宗伯以絳雲樓燼餘諸書，俱歸遵王，中有元刻《陽春白雪》借校此本，是月二十五日識勅先」及「從谷芳館揀得陸勅先抄本補足前集首卷」等語可

¹⁶ 見卷三十六葉十三至十四(總頁 1431~1433)，據愛日精廬刻本影印，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71 年 3 月影印初版。

知，孫岷有自印寫元本，陸勅先有抄本，葉石君又有抄本等數種。

清楊紹和《楹書隅錄·續編》著錄「元鈔本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十卷」，內文載：

惠香閣藏元人舊鈔本《陽春白雪》十卷，依元刊本校錄一過，分注于下。丙子(崇禎九年，1637)二月，花朝牧翁。

元人舊本《陽春白雪》刻與鈔異，其元刻亦牧老手校，有惠香閣女史題字，在遵王處，此本亦惠香閣中物也，余得之句曲廿餘年矣。康熙十年(1671)之春，樸學老人記。

予昔年得惠香閣所藏《元刻陽春白雪》十卷，初不知惠香閣為何人，錢唐何夢華謂為柳如是齋名，原本有「錢受之」、「東潤」二印，「惜玉憐香」一印，無柳如是印。今獲此本，字作松雪體，書雅秀可愛，卷中校字，與元本中筆蹟的出一手，古秀斌媚，風韻尤絕。中有「柳如是」小印，「惠香閣」印，卷尾有「牧翁」印並題字一行，知元刻與此同出一源。予所藏《陽春白雪》共三本，年來已為他人之物，乃垂老之年復獲觀此秘本，非厚幸耶。惜元板二本久去，不得為雙美之合，書魔之故智，能勿為之惘惘乎。甲申(道光四年，1824)二月復見，心翁記。

予齋藏宋元刊詞頗寥寥，昔得蕘翁舊藏《東坡樂府》、《山谷詞》、《辛稼軒長短句》，皆元精槧。而辛詞為信州九行本，字作松雪翁筆意。此本鈔手極舊，字蹟古秀，於信州本為近。元人佳鈔殊不易觀，且重以惠香名蹟，尤足珍愛。惟是集多寡不同，分卷亦異，惜未得蕘翁元刻一為校勘耳。壬戌(同治元年，1862)十月既望，密娛軒識。

有「牧翁」「錢受之」印，「惠香閣」印，「惜玉憐香」、「遵王藏書」、「樸學齋」、「復翁」、「百宋一廬」各印。¹⁷

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著錄《陽春白雪》板本有二，一為「《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前集五卷後集五卷，元刊本，錢牧、黃蕘圃藏書，青城後學澹齋楊朝英選集」，內文云：

卷首有〈唱論〉，燕南芝庵先生撰，次列曲文，此元槧小字本，每葉三十四行，每行廿六七字不等。前集、後集俱作白文，前有酸齋貫雲石〈序〉，嘉慶己巳(十四年，1809)正月復翁識，云《元刻陽春白雪》為錢塘何夢

¹⁷ 見卷四葉五十至五十一(總頁 1121~1123)，據海源閣刊本影印，《書目叢編》本，台北廣文書局，民國 56 年 8 月初版。

華寶藏，因其是惠香閣物也。惠香閣是柳如是所居，茲卷中有「牧翁」印，有「錢受之」印，有「女史」印，其為柳藏無疑。「惜玉憐香」一印，殆亦東澗所鈐者。卷中又有墨筆校勘，筆姿秀媚，識者指為柳書，未敢定也。先是曾影鈔一本與余易書，但重其為元刻。又識云，余所見《陽春白雪》共有三本，一為影元鈔本，即從此出，已有失真者；一為殘元刻本，僅存二卷，多寡分合，又與此本不同；一為舊鈔本，似從殘元刻本而稍有脫落。今擬以此刻為主而以殘元刻舊鈔參補未備，則《陽春白雪》粲然可觀矣。古書難得，本子一同，為之浩歎。又記云，辛未（十六年，1811）仲春廿有二日，錢塘陳曼玉偕其弟雲伯同過余齋，出此相示，因雲伯去年曾攝常熟，邑篆有修柳如是墓一事，於河東君手迹亦有見者，茲以校字證之，雲伯以為然，當不謬也。又有「何元錫」、「敬祉」、「三松過眼」等印。

一題「樂府新編陽春白雪殘本二卷，元刊本，黃蕘圃藏書」，內文云：

此本前有〈姓氏目錄〉一葉，題「陽春白雪選中古今姓氏」，列蘇東坡至楊澹齋凡八十九人，紙尾有墨質白文「郭氏」二字。卷一首列唱論，題燕南芝庵先生撰，次接曲文，亦元槧小字本，每葉三十四行，每行二十九字，有嘉慶戊辰（十三年，1808）十月復齋黃丕烈識，云：楊朝英《陽春白雪》前後十卷，見諸《也是園藏書目》，余從錢塘何夢華得影鈔元本，謂是足本。頃書友攜一殘元刻本，取對影鈔者，殊不同，止二卷，適當前集之五，然文較多於影鈔者，想當時傳本有二也。而陸其清《佳趣堂書目》云《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前集四卷後集五卷，楊朝英選，貫酸齋〈序〉，又不知是何本。茲因參校元刻影元鈔本，復借得周丈香巖藏書舊鈔本，卷數與《陸目》合，但以元刻本勘之，卷一自〈湘妃怨〉起，知所脫乃元刻一卷之首，影元鈔二卷之前幾葉也。至卷中文之刪削，段數不全，惟殘元刻為最備，蓋就此二卷已多妙處，矧全本乎。余全本不可得見，得見殘本斯可矣。出重價購此，并不惜裝潢之費，職是故耳。原書闕損幾番，照影元本字體描補，異於不知而妄作，倘後來獲見此元刻之全本，審訂卷數分合之所由來，鈔補後集文句之所未備，不更怡然渙然乎。書此以俟，并以告藏書家，雖殘本，苟舊刻，甯取毋棄，焉有眼前即足。「澹怡黃丕烈」印，「陳守吾文房」諸印。¹⁸

¹⁸ 見卷四十葉三十六至三十七（總頁 2099~2101），據清光緒 27 年錢唐丁氏刊本影印，

一為「每葉三十四行，每行廿六七字不等」，一為「每葉三十四行，每行二十九字」，此即丁仁編《八千卷樓書目》雖著錄二種，分題為「陽春白雪前集五卷後集五卷，元楊朝英撰，元刊本」及「別本陽春白雪四卷，元楊朝英撰，元刊本殘」¹⁹。

至於台灣地區藏有幾種《陽春白雪》的板本呢？首先利用「台灣地區善本古籍聯合目錄」查詢，發現以《陽春白雪》為名者有二種：一是宋人趙聞禮所編²⁰。一是元人楊朝英所選²¹，全名為《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共有六本，全是國家圖書館的藏書，其書名、卷數及板本如下：

序號	書名	卷數	板本
1	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前集	五卷後集五卷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南陵徐氏刊本
2	樂府新編陽春白雪	五卷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南陵徐氏刊本
3	樂府新編陽春白雪	五卷	清光緒乙巳(三十一年，1905)影刊元本
4	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前集	五卷後集五卷補集一卷附校記一卷	民國二十年(1931)上海中華書局排印本
5	散曲叢刊	五十四卷	民國五十二年台北復華書局排印本
6	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前集	五卷後集五卷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景刊元本

雖然國家圖書館藏有六本楊朝英《陽春白雪》，扣除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刊

《書目叢編》本，台北廣文書局，民國 56 年 8 月初版。

¹⁹ 見卷二十「詞曲類南北曲之屬」葉三十，據錢塘丁氏聚珍倣宋版影印，《書目四編》本，台北廣文書局，民國 59 年 6 月初版。

²⁰ 趙聞禮，字立之，又字粹夫，號釣月，南宋山東臨濮人，生卒年月不詳。除編《陽春白雪詞》外，另有《釣月軒詞》。參閱昌彼得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台北鼎文書局，民國 64 年)及葛渭君點校《陽春白雪》<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6 月第 1 版)。

²¹ 楊朝英，號澹齋，元青城人。編選時賢作小令套數為《陽春白雪》及《太平樂府》九卷，元人散曲多賴其書以傳。參閱王德毅等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及隋樹森編《全元散曲》。

本有「南陵徐氏刊本」及「影刊元本」兩種，且各有兩本，實際上它所典藏的板本，最多僅有四種。

接著查檢《叢書子目類編》，所著錄的板本有二種：一題「《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前集五卷後集五卷，元楊朝英輯，《隨齋徐氏叢書》」；一題「《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前集五卷後集五卷補集一卷附校記一卷，元楊朝英輯，《散曲叢刊》。」²²參酌隋樹森《全元散曲》〈引用書目〉著錄：

《樂府新編陽春》前集五卷後集五卷(簡稱陽春白雪或白雪)，元楊朝英輯，元刊本(最早見於陽春白雪之曲文，本書多依此本)，清南陵徐氏影元刊本，任訥《散曲叢刊》校本。

《樂府陽春白雪》前集四卷後集五卷，元楊朝英輯，明鈔本(曲數較前者為多，有編者校本，書名《新校九卷本陽春白雪》)。

《樂府新編陽春白雪》殘存前集二卷，元楊朝英輯，元刊本(簡稱殘元本)。²³

隋先生著錄之「《新校九卷本陽春白雪》」一種，即台北世界書局排印本，為前面幾家未收外，其餘二種與上述板本相同。

透過東海「館藏目錄」查詢，楊朝英選《陽春白雪》，共有七本，分別收錄在幾種叢書之中(雖有看似單行本，但因仍冠有叢書名，故以叢書觀之)，各叢書名、卷數、板本及板式行款與序跋等，表列於下：

序號	叢書名	板本	卷數	板式行款及序跋
1	歷代散曲彙纂 ²⁴	據清嘉慶十四年影鈔並精校的元刻十卷本影印	前集五卷後集五卷	1.單欄，無板心，每葉三十二行，行二十七字 2.貫雲石〈序〉，清嘉慶十四年黃丕烈〈跋〉，清嘉慶十五年黃丕烈〈識〉，清嘉慶十六年黃丕烈〈記〉
2	叢書集成續編 ²⁵	據南陵徐氏《隨齋叢書》	前集五卷後集五卷	1.左右雙欄，無魚尾，板心字跡模糊(應為葉碼)，半

²² 見頁 1715 左，中國學典館復館籌備處，民國 56 年 10 月臺北初版。

²³ 見頁 15，收於《四部刊要·集部·詞曲類》，台北漢京文化公司，民國 72 年 12 月初版。

²⁴ 收在《新編小四庫》，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年 7 月第 1 版。

²⁵ 收在第 205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 74 年。

		本影印		葉十六行，行二十七字 2.貫雲石<序>，清嘉慶十四年黃丕烈<跋>，清嘉慶十五年黃丕烈<識>，清嘉慶十六年黃丕烈<記>
3	續修四庫全書 ²⁶	據南京圖書館藏元刻本影印	前集五卷後集五卷	1.左右雙欄，雙魚尾，板心字跡模糊，半葉十六行，行二十七字 2.貫雲石<序>，清嘉慶十四年黃丕烈<跋>，清嘉慶十五年黃丕烈<識>，清嘉慶十六年黃丕烈<記>
4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²⁷	未載影印的所據板本	前集五卷後集五卷	1.單欄，無板心，半葉十六行，行二十七字 2.貫雲石<序>，清嘉慶十四年黃丕烈<跋>，清嘉慶十五年黃丕烈<識>，清嘉慶十六年黃丕烈<記>
5	萬有文庫 ²⁸	未載影印的所據板本	前集五卷後集五卷	1.單欄，無板心，半葉十六行，行二十七字 2.貫雲石<序>，清嘉慶十四年黃丕烈<跋>，清嘉慶十五年黃丕烈<識>，清嘉慶十六年黃丕烈<記>
6	散曲叢刊	以丁氏八千卷樓舊藏元刊前後集十卷本爲主，用	前集五卷後集五卷補集一卷附跋十 二段	1.聚珍倣宋版，單欄，單魚尾，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字。 2.板心上題「陽春白雪」，

²⁶ 收在第 1739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3 月第 1 版。

²⁷ 商務印書館，民國 24 年。

²⁸ 第 12 集簡編 500 種，商務印書館，民國 25 年 3 月初版，民國 28 年 12 月簡編印行。

		殘元刊二卷本補之，並參酌元明以來曲書二十餘種校訂		下題「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印」，魚尾下題「前○令○○曲」(或「後○套○○○」)及葉碼。 3.<提要>、貫雲石<陽春白雪序>、民國十六年二北詞人<弁言>、<校例>、<陽春白雪選中古今姓氏>、<校補陽春白雪目次>
7	曲學叢書 ²⁹	以季滄葦藏舊鈔九卷本為主，以元刊十卷本、殘元本以及元明清三代曲集、曲譜、詞集等校	前集四卷後集五卷，卷首一卷目錄一卷附錄一卷校訂後記一卷	1.活字本，無板心，每頁十五行，行四十一、四十二字不等。 2.<校例>、貫雲石<陽春白雪序>、<陽春白雪選中古今姓氏>、<樂府陽春白雪目錄>、<校訂後記>

前五本皆為十卷本，分前集五卷，後集五卷，皆收錄貫雲石<序>，清嘉慶十四年(1809)黃丕烈<跋>，清嘉慶十五年(1810)黃丕烈<臆識>，清嘉慶十六年(1811)黃丕烈<記>等序跋。各卷首行題「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卷之○前集(或後集)」，次行題「青城後澹齋楊朝英選集」，卷末題「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卷之○前集(或後集)」。皆鈐有「惜玉憐香」、「何元錫」、「敬祉」、「八千卷樓所藏」、「三松過眼」、「□閣」、「別□」、「牧翁」、「錢受之」、「女史」等印。除了字體粗細與單欄、左右雙欄的不同外，粗看之下，會以為是同一板本。

惟《續修四庫全書》據南京圖書館藏元刊本影印的「三松過眼」略向右邊傾斜，未見「八千卷樓所藏」印(該位置則鈐有「江蘇第一圖書館善本書印記」)，並多了「江蘇第一圖書館善本書印記」、「守□還賞」、「陳印寶晉」、「南京圖書館」、「□□閩讀書記」、「黃□□」、「士禮居藏」、「守吾過眼」、「寶晉印記」、「守吾平之形賞」、「陳守吾經眼錄」、「陳寶晉守吾□記」、「黃氏丕烈」、「復翁」、「公約過眼」等印，前集卷三之第三葉<雙調撥不斷>「馬東籬十段」

²⁹ 《中國學術名著·曲學叢書》第一集，台北世界書局，民國49年11月初版。

之末段下題「己上二詞接小山東風院茗人病酒之下」；前集卷四之第四葉〈雙調大德歌〉「關漢卿十段」卷末題「德勝樂白仁甫八段得勝令殿前歡四葉要抄補」；前集卷五之第四葉〈中呂滿庭芳〉「小山八段」卷末題「營營苟紛擾莫休厭紅塵押斷歸山袖明月扁舟留幾用梅詩占手蓋三間茅屋遮頭還能勾牧羊兒青留相伴押字以□字之□」；後集卷一卷首第二行題「普天樂起十二葉至仙呂錦□梅止要抄補」，第二葉〈正宮黑漆弩〉「無名氏一首」下題「太平樂府作白無咎」，「馮海粟七首和前韻」之「四皓屏」下題「其下有子胥解劍圖起至四塊玉適齋八首共九葉要抄」；後集卷三之第五葉末題「一枝花起七葉要抄補」。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本、《萬有文庫》本、《歷代散曲彙纂》本及《叢書集成續編》本，後集卷五末葉皆見篆書題：

光緒乙巳(三十一年,1905)假泉唐丁氏善本書室藏元刊本屬室人懷寧馬韻承景寫校梓南陵徐乃昌刊於小檀欒室。

依理推之，四本所據當為同一板本。然《歷代散曲彙纂》本於〈出版說明〉記載：

此次影印《陽春白雪》用清嘉慶十四年(1809)影鈔並精校的元刻十卷本。此「清嘉慶十四年(1809)影鈔並精校」之本，亦附嘉慶十四年(1809)黃丕烈〈跋〉，或即其所認定板本之由來。又，既然是「用清嘉慶十四年(1809)影鈔並精校」的，何以「後集卷五」末葉會出現的「光緒乙巳(三十一年,1905)假泉唐丁氏善本書室藏元刊本屬室人懷寧馬韻承景寫校梓南陵徐乃昌刊於小檀欒室」等字樣？該如何解釋，略核其字畫，「前集卷二」葉首〈雙調蟾宮曲〉之「宮」字筆劃較細，且上面之「宀」未連貫，與徐乃昌影刻本顯係不同，徐乃昌是否就是據「清嘉慶十四年(1809)影鈔並精校的元刻十卷本」影刻？且「清嘉慶十四年(1809)影鈔並精校的元刻十卷本」是據南京圖書館藏元刻本影刻(雖無「八千卷樓所藏」印，卻有部份藏印相同，如「惜玉憐香」、「何元錫」、「敬祉」、「三松過眼」、「牧翁」等印)？

此外，《叢書集成續編》本比《國學基本叢書簡編》本、《萬有文庫》本多一扉葉，篆字雙行題「樂府新編陽春白雪」，次頁牌記題「南陵徐氏隨齋叢書第十」。細審三本字體之筆劃粗細相同，當是後二本抽去牌記的緣故。

由上所見，第一至五種，明顯為同一系統的三個板本，第六種校訂本則為第四個板本，第七種為第五個板本。《曲學叢刊》本〈校訂後記〉云：

《陽春白雪》，是元代散曲作家楊朝英選集的。現存的元刊本共有兩種，即一、元刊十卷本。二、殘元刊本(僅存二卷，曲數比元刊十卷本的前集五卷為多)。

這兩種刊本，本來都是錢塘丁氏八千卷樓的善本書，今存南京國學圖書館，大約已是海內孤本。殘元刊本後出，所選的曲子比十卷本多；就僅存的兩卷來說，已有一百一十段小令是十卷本所沒有的。

現在通行的《陽春白雪》有以下三種版本，都是從上面這兩個本子出來的：一、《隨庵叢書》本：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徐乃昌影刻元刊十卷本。二、《散曲叢刊》本：中華書局出版，今人任中敏校訂本。此書是以十卷本為主，校訂其訛謬；以殘元本所多的小令編為「補集」，共十一卷。三、《國學基本叢書簡編》本、《萬有文庫》本：商務印書館出版，兩個本子一樣，都是影印《隨庵叢書》的。

這三種本子，第三種跟第一種完全相同，因此實際只有兩種。

<校訂後記>的作者明顯地未見到所謂的「清嘉慶十四年(1809)影鈔並精校的元刻十卷本」，亦未見到所謂的「元刊本」，才有上述的說法。

綜合上述，得知元楊朝英選《陽春白雪》，本館計有十一卷本(任訥《散曲叢刊》本)、十卷本(《續修四庫全書》據南京圖書館藏元刊本影印，《叢書集成續編》據徐乃昌《隨庵叢書》本影印，《歷代散曲彙纂》據嘉慶十四年[1809]影鈔並精校的元刻本影印)、九卷本(《曲學叢刊》新校九卷本)、抄本(補集一卷，周法高先生抄本)等四本六種的板本。

其中《歷代散曲彙纂》本雖題「據嘉慶十四年(1809)影鈔並精校的元刻本影印」，但其末葉卻刻有「光緒乙巳(三十一年，1905)假泉唐丁氏善本書室藏元刊本屬室人懷甯馬韻承景寫校梓南陵徐乃昌記于小檀樂室」等字，仍可深究是書可能是：1.為嘉慶十四年影鈔並精校的元刻本，但書末兩行篆字係後人加上；2.為「南陵徐乃昌」原刊本，但《叢書集成續編》本有「南陵徐氏隨庵叢書第十」字，且字體清晰，又當如何解釋；3.為「南陵徐乃昌」刊本之影刊本，故字體較細，且字體的結構略異。上述三種推測，不管它的板本最後是如何，其出自同一底本的兩種影刊本，則是顯而易見的。